



# 美利坚纪行

雷墨著

## 序

美利坚合众国是当今信息的一个热点，关于它有许多报道和研究评价的文字。从这个意义上说，它是被世人了解较多的国家之一。然而，它又那么多样、庞大和芜杂，是一片开发较晚，变化很快的土地。许多事务又鲜为人知——不仅是它充满传奇的粗犷的西部，就是欧洲人最早到达的东部至今也还有些地方笼罩着神秘的色彩。

我不是研究美国问题的学者，因此难以对它进行深入的分析和评价。我仅仅作为一个访问者，曾经在它广袤而千差万别的土地上旅行、观察与采访，虽然我走的地方不少，东西南北纵横几万里，但是由于来去匆匆，又率领一个每到一地都要进行繁忙演出的艺术团体，我的所见所闻，难免浮光掠影。我本没有勇气将耳闻目睹整理成文字，然而无奈——经不住那些好奇心很强的朋友们的鼓动，于是就在余暇之时写了这本《美利坚纪行》。

我在美国访问的路线颇为曲折。首先从香港起飞，沿着太平洋西岸直奔遥远的濒临北冰洋的阿拉斯加；然后越过加拿大宽广的领土到达大西洋沿岸当年移民最早开发的东北部；又向南访问美国首都；再折回北抵达五大湖区域；接着再返回南部著名的农牧区及新兴工业带，直至墨西哥湾；尔

后再去西北部太平洋沿岸的港口，再次南下来到南加利福尼亞，这中间还访问过几个中小城市，最后西行降落在地处太平洋中心的夏威夷。访问结束后取道东京回国。这路线漫长和不断折返曾使我疲惫不堪，然而也正是这样的穿梭，为我提供了浏览美国山河城乡，体验各方风土人情的机会。当我灯下回忆追溯访美印象时，曲途的烦恼顿然消逝。如果当初在美国各地走的都是“捷径”，即使我想写点旅游的文字，恐怕会更加孤陋寡闻，寥寥了了而已。

书稿草成之后，是否交付出版，我曾有所犹豫。唯恐由于我的“偏见”肤浅而给读它的人们留下片面的印象。后来我还是确信认真的读者定会良莠分明，不会受到我的局限的影响。

对此，我还有一种使命感，我的祖国派我率团出访，我不能将见闻据为私有，它的有用之处理应属于公众。今天，我们智慧的中华民族正在面向未来奋发腾飞，需要对世界更多的了解。如果这本纪行能够对改革开放多少起点有益的作用的话，我也就略尽赤子之意了。

作 者

1990年5月于哈尔滨

## 目 录

遥远的阿拉斯加.....	( 1 )
夜降纽约.....	( 6 )
钢铁“巴比伦” .....	( 10 )
帝国大厦和它的姐妹们.....	( 15 )
守护美国门户的自由女神像.....	( 20 )
可敬的老牧师.....	( 25 )
远离故土的“安重根们” .....	( 30 )
“欧洲”的华盛顿.....	( 37 )
国人心目中的第一人.....	( 41 )
方的与圆的纪念堂.....	( 44 )
白宫风尘录.....	( 48 )
从这里看人类航天.....	( 54 )
阿林顿的长明火.....	( 59 )
美丽亲切的节目主持人.....	( 63 )

“黄金湖岸”的落霞	( 68 )
世界最繁忙的机场	( 74 )
绿洲中的达拉斯	( 80 )
突然出现的向导	( 84 )
漫无边际的休斯敦	( 89 )
风起云涌的墨西哥湾	( 94 )
金门桥的故事	( 97 )
美国土地上的“中国城”	( 102 )
华人云集的游客大旅馆	( 107 )
繁华大街上的小书摊	( 112 )
充满创造力的迪士尼乐园	( 115 )
兴衰沉浮的好莱坞	( 123 )
太平洋的十字路口	( 130 )
烽火犹存的珍珠港	( 139 )
七色海域和人鱼共游处	( 144 )
波利尼西亚中心美如梦	( 149 )
大洋中心的炎黄子孙	( 157 )
各种颜色凑起的国度	( 161 )
酷爱传统的印第安人	( 166 )

“黑人是美丽的”	( 170 )
难以说清的宗教	( 174 )
新潮迭起的婚姻与家庭	( 179 )
千差万别的剧场	( 183 )
讲究效率的演出服务	( 188 )
“德崇业广”的经营信条	( 193 )
环球饮食橱窗	( 197 )
对体育着迷的国度	( 201 )
路——合众国的动脉	( 206 )
应运而生的汽车旅馆	( 211 )
驾在轮子上的国家	( 216 )
众说纷纭的教育	( 222 )
到处喷涌的“知识之泉”	( 227 )
铺天盖地的新闻媒介	( 232 )
你能为国家做些什么	( 236 )
到处可见旗帜的国土	( 240 )
时间，在这里最珍贵	( 244 )

## 遥 远 的 阿 拉 斯 加

飞机从香港炎热的启德机场起飞，虽然候机大厅和波音七四七里全有理想的空调，但是由于上上下下一阵忙活，找到座位时已汗水淋漓。但是一意识到我们正向着冰天雪地的美洲北极圈地带飞去，身上的热气立即消退了，甚至心里还觉得有点冷。

我打开随身携带的世界地图册，寻找那遥远的美国“飞地”阿拉斯加。它地处北纬六十度至七十度之间，在美洲的西北角。北和西北滨北冰洋，西临白令海峡和白令海，南靠太平洋和阿拉斯加湾，东与加拿大的领土接壤。面积一百五十一万八千八百平方公里，是西半球最大的半岛，也是美国面积最大的一个州，又是人口最少的一个州。平均每三点五平方公里才有一个人，是世界上人口最稀少的地区。

阿拉斯加与整个北美大陆一样悠久而古老，但是由于它太偏僻太遥远了，一向鲜为人知。这里虽然很早以前就有爱斯基摩人居住，然而几乎是与外界隔绝的。直到一七四一年，受俄国宫廷雇用的丹麦航海家维特斯·白令航行到阿拉斯加湾，眺望到海拔五千四百八十九米高的圣伊莱亚峰，外

界才知有这片广袤的土地。

此时的俄国统治者正沿着西伯利亚大陆桥向太平洋扩张。得知这一发现后，开始组织向这里移民。一七八四年俄国在三圣湾建立了居民点，又过十五年之后俄国就宣布这里属于自己的领土。但是它与俄国的心脏地带太远了，又隔着无边无际的西伯利亚及波涛汹涌的白令海峡，实在难以管理。一八六七年以七百二十万美元的价格卖给了日益兴盛的美国。当俄国驻美公使巴伦·爱德华·德斯托克尔与美国国务卿威廉·亨利·西沃德签订转让条约时，后者一定掩藏不住内心的欣喜——这可算是从未有过的便宜土地，平均每英亩才二美分。

波音七四七沿着亚洲的东缘、太平洋的西岸向北飞行。越过台湾海峡、朝鲜半岛、日本海，然后拐向东北朝阿留申群岛方向飞去……

历史已翻过了一页，美国从俄国买去阿拉斯加，当初也并没有力量去开发它。那时美国本土大部分地区还荒凉一片，特别是广大西部地区有待开发，哪还有精力顾及这块隔着加拿大广大原野的“飞地”呢！直到一九一二年这里才设地区，一九五九年方成为美国的第四十九州。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日本的舰队在北太平洋地区活动猖獗。为战争的需要，一九四二年三月至十一月，美国投资一亿三千五百万美元，由工程兵部队修筑了一条通过加拿大的全长二千四百五十一公里的公路，把阿拉斯加与美国本土在陆地上联系起来。战后这条公路对阿拉斯加的发展起了重要作用。本世纪四十至六十年代，美国投资二十多亿美元在此大规模的修筑军事基地及军事工程，使一向沉寂的冰冷的土地充满火药味。核武器

时代美苏两核国家对峙，阿拉斯加半岛与楚科奇半岛成了美亚大陆最北的对抗前哨。

这航程太漫长了，历史的回忆充填不了难熬的时间，我也记不清打了多少盹，朦胧了多少小觉，波音七四七终于停止了电影的放映，开始下降。航空小姐通过扩音器告诉旅客阿拉斯加州府朱诺到了，地面温度零下二十五度。听到这气温，旅客们不约而同地“啊”了一声，这与起飞的香港温差竟有五十多度，怎能叫人不吃惊。

飞机是清晨五点钟降落朱诺机场的，我从舷窗向外瞭望这“最后的边疆”，在清冷的晨曦中，大地银装素裹。有几辆铲雪车，正在跑道的边缘铲雪。除了被清理的跑道外，机场上的一切都被覆盖在厚厚的积雪之下。发动着的汽车所排出的废气，立刻化作白色的霜雾，将车身笼罩起来，上下车的人就象在童话里似的，忽隐忽现。不知为什么，飞机一直滑行到候机大厅的门口才停下。打开舱门，一股冷气立即灌进来，我们下了飞机径直跑进候机大厅。眼前出现的景象令我们如听到地面温度一样吃惊，这里的女工作人员还穿着制服裙——原来整个候机大厅用空调造成一个温暖舒适的环境。

这是我第一次踏上美国国土，我原猜想遥远而偏僻的朱诺机场，必定是很一般的。然而出我所料，朱诺机场是个相当现代化的机场，它的候机大厅，与一些国家首都机场大厅相比还要气魄些。候机大楼是个巨大的综合体，除了有好几个漂亮豪华的候机厅外，还有相当一个中型百货商店大小的商店，几个餐厅、咖啡厅、通讯服务厅等。

与其他机场候机大厅不同的是，这些候机大厅有点象博

物馆，在周围和其中央陈列着许多反映阿拉斯加历史文化与物产的文物及展品。在左侧的大厅里集中陈列着阿拉斯加动物的标本。有棕熊、拖橇狗、盘羊、驯鹿、白狐等。其中一只北极熊的标本是坐着陈列在大玻璃柜里的，足有三米多高，全身雪白连一根杂毛也没有，十分肥壮，笨拙的样子也很可爱的。旅客休息的沙发椅就摆在这些动物标本旁边，仿若置于动物园中。

紧挨着的休息厅陈列着爱斯基摩人、阿留申人的生活用品和手工艺品。这些用品和工艺品，展示了土著居民别具一格的传统文化与创造智慧。从这里你可以了解他们的风俗习惯及风土人情。特别令人感兴趣的是精美的图腾牙雕和木雕。这些图腾雕刻让人想起了爱斯基摩人和阿留申人的信仰、追求和企望，也让人佩服他们的想象、创造力和精湛的手工艺术。在这个大厅休息等于参观一个古老民族的历史展览。

候机大厅西侧厅是大商店，一片华贵气氛，这里所卖的东西与纽约商店卖的东西没有什么两样，只是价格贵得吓人。一条皮带要卖五十美元，一件狐皮反毛大衣要卖一千到三千美元不等。就连一方印有爱斯基摩人狗拉雪橇图案的手帕也卖五美元。然而吃的却很便宜，在餐厅里吃一盘烤牛排加上啤酒还不到十美元。

阿拉斯加的人口稀少，全州只有四十多万人，在它广大腹地碰上一个人很不容易。土著约占全州人口的七分之一，其余为美国白人、黑人、俄罗斯人、日本人和中国人。人口不多，军队可不少，军人及其家属有八万多人。

阿拉斯加的资源丰富，被美国人称为“雪中宝石”。这

里有丰富的石油和天然气储藏，是美国的重要石油产区。海湾中的大马哈鱼、海豹很多，渔业、矿业、林业和旅游业是它的重要产业。今天阿拉斯加已成为美国发展迅速的新经济区。

阿拉斯加也不是全境都“千里冰封，万里雪飘”。它地域辽阔，气候多样，西南部海湾地区属于温带海洋气候，冬季的平均气温才四度至零下七度。就是属于北冰洋气候的白令海沿岸，冬季也只是零下七度至零下二十三度，与我国东北北部差不多。只有属于极地气候的内陆和北部才干燥而寒冷，那确实是令人生畏的。然而，爱斯基摩人在冰天雪地里一代代生息繁衍，过得生气勃勃。看来人的适应性是很强的，没有不能开发的大地。即使是终年冰封，风暴迭起的南极和北极，人类不也正在酝酿开发吗！



## 夜降纽约

从“最后的边疆”首府朱诺起飞的时候，已是清晨。飞机升空时从舷窗上可以看到白雪皑皑的丘陵和穿越丘陵的两面堆雪的黑色公路。阿拉斯加虽然紧挨着北冰洋，那里几乎是终年千里冰封，但是它南部太平洋沿岸大地还是生气勃勃的。树木和原野上的植物都很茂密，现在它们都是银装素裹，在清晨的微光中显得分外静穆。我想它必定会与我们飞赴的繁华的纽约形成鲜明的对照吧。

从朱诺到纽约是从太平洋到大西洋，有着相当遥远的距离，这意味着横越宽广的北美大陆。我曾经几次乘坐国际航班，飞过漫长的距离，但是从世界第一大洋直达第二大洋还是头一次，所以抑制不住心中的兴奋。阿拉斯加是远离美国本土的一个州，它隔着狭窄的白令海峡，与亚洲的东缘相对，在它与美国本土之间是加拿大宽广空旷的国土。所以飞机起飞不久，航空小姐就报告进入了加拿大领空。对于普通旅客说来，加拿大领空和美国领空并没有什么两样，都是无边无际的云海和苍茫的宇空。坐在波音七四七上，眺望窗外你什么国家、领土的标志都看不见，无边无际的空旷就是一

切，看到这景象你难联想到人间，于是孤独和寂寞把你笼罩起来，令你昏昏欲睡。

我也不记得昏昏沉沉了多少时间，也忘了时差变换的计算，朦胧一觉醒来，飞机已接近纽约上空。航空小姐说此时当地的时间是晚上八点钟。飞机在黑洞洞的夜空中减速，逐渐降低高度，我感到坐椅有些微微前倾。按照往日的经验目的地快到了。

忽然在东方的夜空中，露出桔黄的光亮。这光亮渐渐扩大，颜色也越来越深，它近似曙光，但不如曙光强烈；它颇象晚霞，但又没有晚霞那样燃烧。它是什么呢？原来是纽约的万家灯火映照出的夜色。

波音七四七已临近纽约的上空，灯火可以分辨出颜色，划分出区域来了。红黄的夜空已让位，寥廓的灯海成为人们争相观赏的景色。这光的海洋，波光起伏，霞涛涌动，虹弦弹拨，霓流飞驰。它深邃广大，无边无沿。或似满天星斗降临人间，或如平原沃野遍开光花，或若灿灿银河泻入大海，或犹漫山层林尽悬皓月……熠熠灿灿，组成了一个光华炳蔚的世界。

我是第一次飞临纽约上空，但多年癖于浏览，对纽约的地理与景物略知一二，飞机越来越低了，它在纽约的上空缓缓地盘旋，等待依次降落。我们巴不得它慢些着落，“让我把这迷人的景色看个够。”那宽宽的两条用灯光划出的不规则的青兰长带，不就是哈德逊河与东河吗？这青兰闪着光波的长带，每一段间隔就有两道璀璨的金线把两边的灯海连接起来，这是飞跨在两条河上的座座大桥。从空中看纽约是一座规划得相当整齐的超级城市，那连续不断的灯光所显示的

街区，多呈长方型，若似规侧的棋盘，著名的曼哈顿岛上尤其如此。纽约好象是一座不提倡省电的城市，千家万户和每座公用大厦都开着灯，灯光从窗口射出，使各种建筑物通体光彩夺目。

这灯海中最斑斓辉煌之处是曼哈顿。它虽地势平坦，但摩天大厦林立，每座大厦都是一个五颜六色的光山，高高低低，错错落落，雍容华贵，壮丽无比。而岛南端的国际贸易中心，就象两根方型的光柱，耸立在大地和夜空之间。它所放出的强烈的光辉与中区的帝国大厦灯光遥相呼应，成为灯山群峰的巔顶。

商业区的广告霓虹，仿佛要把整条大街燃烧似的，照得天地夜明如昼，煌煌灼灼，炳然耀目。它们五光十色，变幻无穷，倏然显示出商品的图形，蓦地又排列出长串的文字，闪闪烁烁，跳跃流动，让你目不暇接。就连远离市区，矗立在哈得逊河口的自由女神像，手中也高举着明亮的灯火，站在纽约湾航船组成的灯海之间，她的背景就是纽约城灯火燃成的红彤彤的夜空。

纽约的灯海是广袤而迷人的，当今的世界恐怕没有一个城市的灯火能比它更璀璨夺目的了。这里虽然不适用“月黑杀人夜，风高放火天”，但是在光灿灿华灯之下的罪恶和光怪陆离的事物也不少。我们从飞机场进城到曼哈顿住处的路上，就看到警车嘶鸣，急闪着警灯，在追扑什么车辆。那紧张气氛真有点象“神探亨特”电影里的情形，只不过是没有麦考尔小姐在旁边打趣。接我们的车在红灯区路口经过，这里虽然以“红灯”作为代名词，但并没有多少“红灯”，其灯火也不如百老汇或华尔街那样考究辉煌，更没有从飞机上

俯瞰曼哈顿豪华地带那万千景象。却有无数淫秽场所通宵达旦做着卖笑生意，深夜间还有三三两两的“马路天使”，依在灯柱上等待“容人”……

啊，纽约，你大得是这样惊人，亮得是那样眩目，那星汉般浩<sub>浩</sub>迷人的灯火，难道仅仅是你的华丽的外衣吗！你的“钢铁巴比伦”背后的阴影，与你美丽的灯火是多么不谐调啊！



## 钢 铁 “巴 比 伦”

纽约是巨大的，要描绘它的全貌相当困难。诚如美国作家伯斯吉所说，“我所知道的作家，没有一个人能成功地展现出纽约的整个景象。”我国维新运动的先驱——梁启超先生本世纪初访问纽约时也遇到了同样的困惑。他说，“今欲语其庞大其壮丽其繁盛，则目眩于视察，耳疲于听闻，口吃于演述，手穷于摹写，吾亦不知从何处说起。”尽梁先生之文笔才华都难以描述纽约之全貌，一般人恐怕就更为吃力了。何况梁老先生所见之纽约亦非今日之纽约。那是还没有高速公路，没有国际机场，没有世界贸易中心，没有汽车的河流和数不尽的跨国公司……可见今天要在短短的旅行记中淋漓尽致地去描写纽约困难就更多了。

其实许多外国人笔下的纽约，多半是它的一个有代表性的区——曼哈顿。人们说曼哈顿是美国的象征，游历了曼哈顿，也就了解了美国了。这话虽不尽然，但也确实道出了曼哈顿的代表意义。

曼哈顿是纽约五个市区中最小的一个市区，地处东河与哈德逊河之间，是一个南北走向的狭长的岛屿。曼哈顿是一

个典型的印第安名称，在殖民者到达美洲之前，印第安人就在这里劳动和生活。一六二四年第一批荷兰殖民者乘坐“新尼德兰号”帆船到达奥兰奇要塞。又过了一年，荷兰政府委任威廉·维尔赫斯特为临时总督，在这里设立市镇机构。转年，彼德·米奴特被任命为第一任镇长。就是这任荷兰镇长连哄带骗，花了六十荷兰盾（相当24美元），从印第安人手里卖下了曼哈顿岛。纽约市博物馆里的一个展览模型逼真地再现了当年曼哈顿岛交易的场景：在河边毛草屋前一张桌子的周围，站七个荷兰殖民者，米奴特站在桌前，右手前伸，好象与印第安人讲价。他对面六个印第安人有坐有站，印第安人与荷兰人之间的空地上，放着斧头、铁锅、布匹、毯子，就这些物品值六十荷兰盾，买了三十一平方英里的曼哈顿岛，平均一平方英里只值七十七美分。

曼哈顿岛上的建筑物无疑是全世界城区最密集的，且高聳入云的摩天大厦栉次鳞比。站在一百一十层世界贸易中心楼顶平台向北眺望，夹在哈德逊河与东河之间的整个岛上堆满了积木式的形状各异的大厦。曼哈顿岛如果不是石基的话，它一定会承受不住这层层叠叠的钢铁、水泥和玻璃的重压。曼哈顿的街区规划是十分整齐的，街与路把整个岛画成无数方型或长方型，宛如棋盘。由于马路两侧的高楼大厦有如峡谷断崖，一些街道连阳光也照射不进去，终日阴森森的，大白天低层房间也得开着灯。有一位住在这里的朋友开玩笑说，每天只有听广播才知道是阴天晴天。曼哈顿有“钢铁巴比伦”的美称，它的建筑可谓一大奇观，看着那高超的建筑技术和非凡的设计思想不能不令人赞叹，但却很少能唤起人们的美感，在这里要想激起什么诗情画意来实在困难。